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J29nB240

慶忠鐵壁機禪師語錄

明　慧機說　燈來編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序
    - 牟道行弘悟序
    - 熊汝學序
  - 目次
  - 上堂
  - 普說
  - 小參
  - 示眾
  - 法語
  - 鞭策語
  - 茶話
  - 機緣
  - 問答
  - 頌古
  - 佛事
    - 為聚雲老和尚秉炬
    - 應九
    - 百期
    - 入塔
    - 禮酆陵聚雲老人舍利塔
    - 聚雲老人三周
    - 為聚雲老人掃塔
    - 為聚雲老人設忌
    - 為灼然法兄掃塔
    - 為寶光知庫舉火
    - 為別峰上座舉火
  - 詩偈
    - 偶拈
    - 山居
    - 石雲菴
    - 住青山頂
    - 訪隱者

- 苦雨
- 寄石樓上座
- 囑眉山首座
- 囑衡山首座
- 囑三空監院
- 囑三山首座
- 囑喬松侍者
- 囑汾陽後堂
- 囑般若上座
- 囑慈祥上座
- 囑天長禪人專修淨業
- 示照明行者
- 示祇園禪人
- 示慈修禪人
- 示龍墨禪人
- 示維監院初度
- 囑應真知客
- 示可中居士
- 囑辰恒禪人
- 寄別峰上座
- 示拄杖禪人
- 囑桂輪侍者
- 示雲石維那
- 囑野雲闍黎
- 示少峨書記
- 囑童真書狀
- 囑弗也監寺
- 竺峰侍者獻除夕橘燈囑偈
- 囑一喝王居士
- 囑惺世妙德禪人
- 弔達本靜主坐脫
- 囑一指侍者
- 囑體如靜主
- 囑天峰上座
- 囑惺徹維那住東明
- 囑三一禪人
- 代囑覺樹禪人
- 囑玉溪禪人

        - 別郡侯劉公
        - 別爵臺養元譚公
        - 辭世遺偈
        - 復沈赤肩居士
    - 塔銘
    - 附沈赤肩居士五家宗旨歌為師壽
- 卷目次
    - 1
    - 2
    - 3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序

宗門語句，有遮有表，隨表隨遮，隨遮隨表。遮何以故？原無言說故。表何以故？私通一線故。表隨遮，何以故？使人自悟故。遮隨表，何以故？發人疑情故。祖庭秋晚，波旬議橫，語錄盛行，未摸宗旨。以為遮，則嘔盡心脾；以為表，則茫無消息。一盲眾盲，識法者懼。鐵壁禪師，生來異相，莊嚴靜裡，光明莫揜。入聚雲之室，蓋已有年；接大慧之傳，盡得其髓。入廛垂手，說法利生，語錄數卷，表表遮遮，遮則密在汝邊，表則堂堂共睹。捧讀再四，忍俊不禁，特拈絡索，以俟同志。古德云：「顏色規模恰似真，人前拈弄越光新，及乎入火重烹煉，到底終歸是假銀。」又云：「學道如鑽火，逢煙且莫休，直待金星現，歸家始到頭。」試以遮、表二則為爐，以目為火，以一時別語錄與師語錄從中煅煉，然後知師在火燄上說法，我等聽法，於表處見火，遮處逢煙也。雖然，且道那句是遮？那句是表？

賜進士出身吏部尚書郎前紫微舍人今菩薩戒弟子古戎秉素、道人牟道行弘悟稽首謹識。

序

聚雲以嵩山之髓作波，而平山大師得聚雲之髓者也。負縱橫之才，迅箭鋒之用，門庭孤峻，行履端嚴，如壁立萬仞，即名宿諸老當為吐舌，豈紛紛野狐見解所敢張喙於側耶？繼往開來，舉聚雲中興大慧之燈傳於未艾，臨濟一宗其在茲而益振矣。余恨不及見聚雲，惟瓣香以事平山為師承一脈，天下後世知余具赤肩，不為盲引所惑也。

崇禎壬午秋九日，廬山千丈巖頭陀弟子熊汝學稽首和南謹識。

慶忠鐵壁機禪師語錄目次

卷上
　上堂
卷中
　普說
　小參
　示眾
　法語

鞭策語
茶話
卷下
機緣
問答
頌古
佛事
詩偈
塔銘

另刻《正錄》十四卷，《藥病隨宜》一卷，《慶忠集》二卷，板存忠州治平禪院。

目畢

慶忠鐵壁機禪師語錄卷上

嗣法門人燈來編

上堂

崇禎己卯十月望日，縉紳四眾等請師開法聚雲。拈疏云：「雲煙蝌蚪，篆籀彩毫，隨處無礙法輪，已被高田眾檀越轉了。若也未見未聞，且聽維那宣讀。」讀畢，以拄杖擊法座云：「須彌盧退位，舜若多潛形，拄杖子無端惡發，一任手疾眼親。」遂陞。拈香云：「此瓣香輝天鑑地，徹古通今，息裏真空，凝成幻有，爇向鑪中，供養諸佛諸祖、天下大和尚。此瓣香首出眾類，萃拔群倫，有情全仗生成，天地以之贊化，爇向鑪中，奉祝皇帝萬歲。此瓣香補袞調羹，鹽梅鼎沸，在隱在顯，為金為湯，爇向鑪中，奉為滿朝文武、闔國公卿、護法宰官、建寺檀越。此瓣香一株挺秀，三聚萃精，無動無搖，根深蒂固，爇向鑪中，供養月明大師，用酬戒法。此瓣香神出鬼沒，氣辣煙腥，硬似風雲，軟如金石，爇向鑪中，供養大慧下、本師上吹下萬大和尚，用酬法乳。」拈畢，維那白椎，師云：「方丈已出了，座已登了，香已拈了，還要觀甚麼第一義？且向第二頭著眼。」豎拂子，云：「三世諸佛也不識，汝等還會麼？汝等既未會，山僧喚作甚麼？若無，山僧喚底怎知汝等未會？若無，汝等未會怎知三世諸佛不識？三世諸佛為汝等出世，山僧為三世諸佛出世，更有為山僧出世者麼？」一僧出，云：「踏破梅梢月，休云火鍊丹。」師云：「撞木鐘。」進云：「踏破了也。」師云：「撞木鐘。」僧歸眾，師云：「撞木鐘。」乃云：「聚雲新木鐘，扣擊

得玲瓏，千聖齊掩耳，雪火一爐紅。若是伶俐衲僧，自具一付快便手腳，纔見宗師，眼目定動，早已錯過了也。所以，下雨地必滑，天晴日光達，喝中賓主，棒下縱奪，敲骨取髓，痛下針錐，玄節要關，拈一放一，謹嚴高古，細密簡明，末後轉身，異類親切，只得葫蘆苕帚，四方八面一場打鬨。且道：如何是即今為人處？有意掩爐還點雪，無心張弩更開弓。」

上堂。以拄杖打〇相，云：「天上星辰日月。」卓一下，云：「地下走飛魚鱉。」橫按，云：「佛法不用商量。」豎起，云：「一任衲僧捫摸。珍重！諸人好承當，莫把秤錘喚作鐵。不喚作鐵，且道喚作甚麼？」

上堂。「一棒一條痕，久雨復還晴；一摑一掌血，凄風驚落葉。須彌頂上著錐子，海底波斯痛不徹。到此方知世界寬，珊瑚枝枝撐著月。」

上堂。問：「如何是生死不相干之處？」師云：「孤城小市，十字街前。」「如何是鬼神覷不破之機？」師云：「還見座上麼？」「行到水窮山盡處何如？」師云：「看你作麼下腳？」「如何是百尺竿頭？」師云：「險。」「進步後如何？」師云：「普。」僧禮拜。師乃云：「鬼神覷不破，還歸破灶墮；生死不相干，到底是瞞預。水窮山已盡，未是大究竟；百尺竿頭人，不見百花春。如上閑言長語，慶忠門下一句也用不著。何故？我王庫內無如是刀。」

淨信誕期，請上堂。「虛空皮打皺，海底復生花，分明只在面門上，幾箇逢渠幾箇差？急著眼，漫咨嗟，伶俜衣下有光霞。光霞透紺目，澄清輝宇宙，今日當陽用得親，是名極樂無量壽。」以手作接引勢，云：「南無三界大師。」

謝事掾書請上堂。舉：「文遠侍趙州行次，州云：『這裡造得箇巡舖。』文遠云：『把將公驗來。』州與一摑，遠云：『公驗分明過。』這文遠廝兒只解硬處拖鍬。若是山僧遇他一摑時，但云：『夾帶未許，常利不用。』庶得公私兩全。恁麼告報，設有人問：『請和尚說佛法，因甚純舉王法？』但向道：『佛法、王法原非兩案，不是照詳，便是照驗。』右仰眾等通知，一應帖票契文須憑上裁判斷。今日謝事椽書設供，諸人不許向前問話。何故？鄉下有田宜早種，衙門無事莫頻來。」

元旦，上堂。「諺語云：『立過春，漸漸溫。』慶忠道：『遇元日，漸漸吉。』漸漸溫且置，漸漸吉又作麼生？弓拋劍棄狼煙息，海晏河清樂太平。」

上堂。「天上十九八七六，地下五四三二一。東家壁上耕田，西家灶裡種地。蝦蟆腳板遼天，蟭螟眼裡鬧市。恁麼告報，切須委悉。若不委悉，問取觀音大士。」

師住酆都地藏院
三門。「古人到院，動輒引箇門字。慶忠到院，全無忌諱，只要腳跟點地，隨我進來。」
佛殿。「巍巍堂堂，磊磊落落，禮拜亦得；巍巍堂堂，磊磊落落，不禮亦得。今日新地藏到來，禮底是？不禮底是？」良久，云：「禮則彼此恭敬，不禮各自稱尊。」
祖師殿。「拈花會上赤鬚鬍，棒喝堂中沒巴鼻。但有干木盡隨身，逢著場來還作戲。前三三，後三三，都向這裡來。如一不到，三十拄杖。」
三教堂。舉：「傅大士頭頂道冠，身披袈裟，足穿儒履，謁梁武帝。帝問曰：『大士是道耶？』士提起袈裟。『大士是佛耶？』士翹一足。『大士是儒耶？』士以手指道冠。這大士用心不臧，直令佛心天子分疏不下。若是慶忠則不然，喚作道亦得，喚作儒亦得，喚作釋亦得。」
方丈。「周圍百寸，前後十尺。魔外潛形，佛祖難覷。中間有箇獨尊，道是衲僧巴鼻。」喝一喝。
上堂。「無上妙道，迥絕言詮。但有傳宣，俱為戲論。山僧事不獲已，只得向古人邊舉似。昔日地藏云：『眾生度盡，方證菩提。地獄未空，誓不成佛。』新地藏則不然，眾生未度，已證菩提。地獄本空，誓必成佛。設有箇漢出來道：『佛之一字，吾不喜聞。』但向道：『有水皆含月，無山不帶雲。』」
上堂。橫按拄杖，云：「慣弄靈蛇之勢，赫赫萬層；活捉生馬之威，昂昂千里。撒縵天網，打稱意魚；放破空矢，落沖霄鶴。點即不到，到即不點。正恁麼時，且問是誰家風月？」僧競出，師下座，以拄杖一時打散。
上堂。豎拂子，云：「會麼？長者長法身，短者短法身，拾金還是窖金人，夜來混沌顛落地，萬象森羅總不經。上大人，可知禮，妙湛總持不動尊，佛祖位中留不住，一腳踏翻明月村。諑！大吉利。」
上堂。「西來直指大意，顧鑑頻頻舉似，佛印面上兩行，如來胸前卍字。舉起也，毘盧喪其全身；放下也，普賢失其本事。不舉不放又作麼生？說似一物即不中。」
上堂。「今日月中十五，集眾上堂打鼓。甘草不別黃連，牛肝豈異馬肚？一生慣住娑婆，不願超佛越祖。」喝一喝，云：「觀音妙智力，能救世間苦。」
說戒，陞座。「頭上是天，腳下是地，棒打石人頭，[石*暴][石*暴]論實事。兩頭不管，中間不繫，釋迦、彌勒、觀音、勢至，行

藏虛實自家知，一句了然超百億。」顧大眾，云：「道是那一句
聱？」
上堂。「說理說事，纏腳縛手；論教論宗，缽外生涯。歸燕何須鉤
簾？出蠅豈在穴紙？真語者，實語者，若是好秀才，會用之乎
也。」
師住涪州吟翁寺，上堂。「法幢纔展，未許帶水拖泥；利濟初行，
那堪絲來線去？不見睦州凡遇僧來，便云：『現成公案。』如何是
現成公案聱？雪到青山云不老，風來綠竹響笙簧。」
上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睹。本乎天者親上，上律
天時；本乎地者親下，下襲水土。土能生金，金主三六九，九九八
十一，一歸何處？」卓一卓，云：「蘇嚕唎哩娑婆訶。」
上堂。豎拂子，云：「牛頭沒，馬面回，凄風驚落葉，愛日滿林
輝。惟有衲僧沒四序，隨緣普化一聲雷。」喝一喝。
五果山靜主請上堂。「佛說五果四向，不在人間天上，而今鐵面斬
新，便請單刀直上。有麼？有麼？」蝶菴居士出，師便喝，士云：
「這一喝重多少？」師以拄杖作秤勢，士拂袖歸眾，師下座。
上堂。維那白椎，師云：「今日太說多了。」便下座。
上堂。良久，云：「喚作清淨法身，錯過了也。」喝一喝，云：
「喚作圓滿報身，錯過了也。」目顧四方，云：「喚作千百億化
身，錯過了也。畢竟如何？錯、錯、錯。」
上堂。舉：「南泉云：『王老師自小養一頭水牯牛，擬向溪東牧，
不免犯他國王水草；擬向溪西牧，不免犯他國王水草。不如隨分納
些些，總不見得。』恁麼說話，大似掩耳偷鈴。山僧卻不然，青牛
對白牛，江水向中流，若問其間意，起眼看孤舟。且道與南泉相去
多少？」
上堂。「柳絮走毛毬，梨花飛蛺蝶。腦後抽獠牙，秤錘渾身血。東
海正揚聲，南山喜不徹。此語若大行，莫謂是予說。」
聞慈母王孺人謝世，上堂。「去去實不去，途中須善為；來來實不
來，路上莫虧為。如我慈母胎教恩深，卜居德厚，喚作虧為得麼？
兩次割股救夫，長年持齋奉佛，喚作虧為得麼？及至世亂莫容，乘
時先退，喚作虧為得麼？」驀豎拂子，云：「途中路上莫商量，來
去惟乘斯願長，斯願既乘無來去，無來來去自平常。」
上堂。「烏龜向火，乃劫前未兆之機；碓嘴開花，實教外別傳之
旨。露迥迥，山明水秀；孤燦燦，日往月來。庭前柏子正呈機，座
後桃花已映色。正恁麼時，是誰家曲調？」卓拄杖，云：「止止不
須說，我法妙難思。」
上堂。「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日出滿山紅，蘆開兩岸白。葦
渡碧眼僧，花拈黃面客，撞著石波斯，幾箇知恩德？」擊禪床一

下。
啟藏，上堂。「以字不成以，八字未是八，金鉤解遼天，二人左右掛，佛祖不敢前，三藏居其下。且道是箇甚麼？」以拂子作𠯿，云：「若人識得，參學事畢。」
臘八，鑄釋迦像成，上堂。「紅爐飛玉片，雪火正投機，此日無今昔，咸言成道時。正恁麼時，莫是泥塑木雕底成道耶？莫是銅鑄鐵寫底成道耶？莫是筆塗紙畫底成道耶？」喝一喝，云：「龍蛇易辨，衲子難瞞。」
上堂。「高更高，天在下；厚還厚，地為薄。何物容？虛空窄；何人壽？佛祖滅；何水深？大海竭；何事堅？金剛裂。」
閱藏，上堂。顧視左右云：「是法住法位。」良久，云：「還見麼？汝等經師、律師、論師各各商量，與山僧全沒干涉。」
師住石砫三教寺。
三門。「謂是孔聖之門，不見數仞垣墻；謂是老氏之門，又非虛無竅妙；謂是釋迦之門，妙莊嚴路何有？但進一步，無拘彼此。」
接引殿。「朝往西天，暮還東土，天上人間稱無住。是即是，也須大家出隻手。」
三清殿。「圓陀陀，光灼灼，無端頭上添隻角。謂是三清，便有五濁。白髮紅顏，且喜淖約。」叩齒云：「吾奉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敕。」
玉皇殿。舉：「帝釋同世尊行次，世尊云：『此處宜建一梵剎。』帝釋拈一莖草插於地，云：『建梵剎竟。』這釋提桓因也解插草為標，修造極易，因甚七賢女覓無陰陽地卻又罔措？須知有末後一著。快參！快參！」
藏殿。舉：「黃檗禮佛次，宣宗問：『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僧求，禮拜當何所求？』檗云：『不著佛求，不著法求，不著僧求，常禮如是。』還識如是麼？」遂展具三禮。
方丈。「據此室，行此令，妖氛野怪齊追擯。山僧但主於斯，一任閱經看律談論。」
上堂。維那白椎，師云：「舉一不得舉二，依舊從頭起；當觀猶非正觀，貞下又起元。三四五六七，去歲今朝今日是；七六五四三，新年年是舊年年。牛頭沒，馬頭回，遲日暖，動地輝，世間多少閑四序，此心能有幾人知？」喝一喝。
修侍者為巴掌和尚百期設齋，請上堂。「雪似楊花落，誰作無米炊？沙界渾成飯，又見日輪暉。淨法界身，本無出沒。大悲願力，示現受生。既為知識，何辱何榮？有緣則住，緣盡則行。以大圓覺為伽藍，以世界海作舍宅。人是北人，賊是南賊。熊耳庵中著忙，

瑞光洞裡藏拙。冤遭兒孫不容，卻來洗青賣白。據款結案，又作麼生？十旬三月百二時，反覆元來只這是。」
舉首座分席，上堂。「黃面瞿曇拈示，自是桃花貪結子；金色頭陀破顏，錯教人恨五更風。今日不著便，與伊重打算；節侯不相饒，錯過成疚患。成何等疚患？只為鐵老漢口門太寬，除非諸人抬舉眉山出來塞卻，猶較些子。」
上堂。「燈籠騎佛殿，露柱照三門。僧堂齊合掌，廚庫解吹笙。正恁麼時，被山僧腦後一捏，急忙道箇誐誐喃哈囉吽。」
師住長溪雲集寺，上堂。「南濱釣罷又長溪，戎馬無容眨上眉。一曲陽春何處是？就中能有幾人知？」喝一喝，下座。
檀信建圓通會，請上堂。「吹法螺，擊法鼓，大神懽，小鬼舞。應供尊者眉毫長，面然大士眼光普。人天之田久磽确，謂是箜篌是音樂。有漏芃籬，無漏木杓。稽首皈依，淨智妙圓。多多拜上，油蠟紙火。」
師誕期，上堂。「山僧行年五十，看看有些健氣，腳板不會談禪，眉毛無甚妙義，都盧舉似無生，無生又居學地，拂子與我齊年，我長拂子一歲。」驀豎拂子，云：「喚作拂子卻是山僧，喚作山僧卻是拂子。畢竟喚作甚麼？六百甲子滿一半，今朝與伊頻打算，相將攜手過驢年，果老倒騎[車*度]轢鑽。」
上堂。「貴買硃砂畫月，打牛打車不別，憎檻欣籠奈何，磨磚作鏡爭得。凫脛天然不長，截鶴續之則疾。」召大眾，云：「且道阿膩吒峰今日有幾人作舞？」
上堂。「天可載，地可覆，山可浪，水可烈，日可冷，月可熱，惟有佛法不可說。設或可說，也是捫鐘捫籥。」
上堂。「無繩自縛，好肉剜瘡；畫地為牢，平空捏謊。須是恁麼人，始解恁麼事。」
師住梁山慶忠寺，結制上堂。卓拄杖云：「黃檗六十棒，這是那一棒？」喝一喝云：「臨濟四喝，這是那一喝？還識這喝麼？立賓立主，為實為權。還識這棒麼？有玄有要，能縱能奪。汝等諸人作麼生會？」復喝一喝，卓一卓。
上堂。「年來不欲成多事，豎箇拳頭也勞力，朝粥午飯信口食，早眠晏起沒瞌睡，雲水諸方去去來，西來大意誰相憶？噫！」
上堂。「世界恁麼闊，為甚鐘聲披七條？三三五五，七七八八，鳥豈是鸞？鹿焉為馬？白雪陽春為誰歌？無端畫地之乎也。」喝一喝，云：「東桃西李，椏花楊花。」
上堂。「如何是佛？黃面瞿曇無面目。如何是祖？達磨不從印土來。如何是道？家家門前火把子。如何是恒久心？朝更夕改。如何

是生滅心？一念萬年。設有箇旁不肯底道：『鐵老漢得與麼顛倒？』但拍掌呵呵大笑。」

上堂。「舌頭久掛壁上，看來全沒算帳。毘盧老漢藏身，普賢厮兒膽喪。瓠子彎曲未仁，冬瓜儱侗不像。一目索訶萬國州，無生有曲幾人唱。」

陳總戎請上堂。「諸佛大道愈行愈遠，西來的旨轉說轉差，直饒不說不行，看來有甚交涉？所以古今尊宿升堂入室，豎指撚拳，執又張弓，冷棒熱喝，正如國家用兵出於萬不得已。或學人喝下挑鋒，謾藏伏卒；或知識棒頭掠戰，寬設陷坑。有縱有擒，能殺能活，切忌前吞後撓，猶貴北拒東和。雖然如是，還知祭風臺上末後一著麼？」

文文學請上堂。「西來大意如何說？潑水掃地相公來，座下若有讀書人，向道吾無隱乎爾。山僧不讀書，亦不熟文句，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手之舞之，足之蹈之，顏淵喟然嘆，當仁不讓師。阿呵呵！見也麼？」喝一喝，云：「上大人可知禮也。」

文官長請上堂。擊禪床，云：「起去。」拂一拂，云：「伺候著。」良久，云：「隙晷偷光杖兔角，星芒射眼拂龜毛，不是山僧行正令，崑崙叫屈舜若逃。」喝一喝，云：「畫公打口鼓。」喝退堂聲，下座。

上堂。「天一半，地一半，蘇州有，杭州有。打破蔡州城，踢倒黃旛綽。不笑牛首伏羲，則罵孔明諸葛。惡！惡！四時無春夏，一雨便秋冬。」

上堂。「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石*暴][石*暴]石人頭，下下從實說。求空未必空，逃空何曾脫？信口說來不是塵，信腳踏遍清風月。抽身即轉謝家村，到口便吞吳人酪。相逢此日盡君懽，匝地紅輪山海赤。○」

郎副戎請上堂。「官斗山，看雲起。打鼓山，下白雨。山上有僧雲鶴隨，境中無事將軍喜。狼煙息，村歌舞，冬至寒食一百五。」卓一卓。

師住忠州雲巖寺，結夏上堂。「順風吹，逆風吹，夏日長，燕子歸，幾處黃鸝樹上催？休蹉過，趁時宜，萬里晴空一鶚飛。」復舉：「世尊纔出母胎，便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張乖太甚；周行七步，著忙太甚；雲門要一棒打殺，不平太甚；山僧舉似人天眾前，揚惡太甚。即今還有旁不肯者麼？高山流水深深意，自有知音笑點頭。」

上堂。「天之高也，奚足高？地之厚也，奚足厚？海之深也，奚足深？空之大也，奚足大？惟有拄杖子，頭頭越格。」卓一卓，云：「今日郎、向二施主有齋。」

上堂。呵呵大笑，云：「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問：「今日鄧居士皈依座下，和尚還傳麼？」師云：「傳。」進云：「因甚又傳？」師云：「我不同千聖。」

上堂。「石土地不會說禪，看破普願瞎驢子腳只三隻，播弄楊岐；水牯牛脅下書某甲，溈山話墮；土狗子口內覓象牙，趙州有無。李四嗄著舌頭，血在張三口裡。看來看來，真箇真箇。何故？一二三四五。」

上堂。「主山高，案山低。左青龍，右白虎。年年三百六，月月二十五。逆數順數，數到牛首山雲巖寺大殿裡，恰似佛幻三月前鞔底鹿皮鼓。」一喝居士打口鼓，師呵呵大笑。

上堂。「吾宗迥別，有口難說。設或有說，早不中節。如說如行，轉不相應。顛顛倒倒，卻也恰好。說如是，行如是，元來元來，如是如是。」喝一喝。

師住南濱寶聖寺，啟藏上堂。「釋迦如來撒土拋沙，又道四十九年無一字；歷代祖師牽藤引蔓，豈止千七百則之多？即今人天座上又作麼生？」良久，云：「喜得山僧無口。」

牟總戎祈嗣，請上堂。師以拂子畫○，「元正啟祚」；○，「乾父坤母」；○，「坎男離女」；○，「鼻祖耳孫。」○○。

袁總戎供大衣，上堂。舉袈裟云：「此是寶善居士占底便宜，教老僧向甚麼處著？」

牟總戎供大衣，上堂。「活卓卓，影團團，須彌小，芥子寬，無歇腳，沒遮攔。」喝一喝，云：「粉碎虛空為條幅，平沉大地總福田。」

師滿花甲，上堂。「甲子三百六，看看今日足。過此更如何？滿散修齋粥。前三三，後三三，豐干子，歸去來。」作接引勢。

上堂。「大雪冬至，一年一度；大寒小寒，轉盼新年。東家杓柄長，西家杓柄短，龍鱗開夜晏，波斯嚼寒水。魚把門，蝦打鼓，廚前灶後逢白拈，失卻一塊大豆腐。六六三十六，五五二十五，唵部[口*臨]穆力陵印兔那麼麼寫。」喝一喝，云：「亂統作麼？」

佛誕，上堂。「黃鶯唱，鶺鴒鳴，綠柳岸，白花汀，白花汀上聽鵑聲，高山流水啼不盡，無端降誕釋迦文，指天指地太造作，一回舉起一回嗔。且道嗔他作麼？不見道：事從生處有，人向靜中忙。」

上堂。「隔林聽枝鳥，話說真箇好。不似廣南蠻，語音無起倒。」

上堂。豎拄杖，云：「九退一還一，十八退二還一，十七退三還一。持載譬地，覆幬譬天，譬如北辰，譬諸草木，喻之日，喻之月，喻之空，喻之海。啐！是法非算數譬喻之所能解。」卓一卓。

期圓，上堂。驀拈拄杖，云：「豎一豎，家家門首長安路；橫一橫，兩頭無路絕中邊；卓一卓，任是佛祖也難摸。所以，此事千金

不換、父子不傳，遇著智人長揖相送。今日乃爵臺譚公，同黃、任二參軍入山，若為持齋不飲則不與揖、若為表揚勝會則不與揖、若為參求請益則不與揖，惟是挺身向前，放寸天膽、展戰儒舌，掀倒禪床、喝散大眾，罵得山僧無容身處。山僧則深深與揖，還見麼？雖具一雙貧衲手，未嘗祇揖等閑人。」

上堂。「嘴吧吧是名禁口，腳忙忙是名禁足，眼睜睜是名觀心，意擾擾是名入定。會得數語，一任把茅蓋頭，佛也不作。其或未然，且莫造次。」

師住忠州治平寺，臘八上堂。問：「治平初創，法席新開，請和尚答話。」師云：「昔時這日，此土西天。」「如何是當機一句？」師云：「問得恰好。」乃云：「昔日世尊悟道，三歎奇哉。看來此件大事真箇奇特，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非有心得、非無心通，上智輕意蹉過、下愚蠢蠢難明，是以大道寥寥，知音者鮮。山僧自丁丑於聚雲堂上登曲糸木，弄鬼眼睛，嗣後過東往西、圖南適北，橫說、豎說，塵說、剎說，隨宜說、熾然說，不覺閑言空語狼藉成編，或視為綺語、或視為脫空、或視為譎誕、或視為圓滑，任隨兩謊獨一、拿三道三。而今說到治平院裡，喜得舌頭不出口。」良久，畫〇相云：「植椏溪頭空界月，當年曾照舊園林。」

鐵壁機禪師語錄卷上

慶忠鐵壁機禪師語錄卷中

嗣法門人燈來編

普說

東西兩序告香，請普說。師良久，云：「分明記得，想不起來。」便歸方丈。

普說。「超生脫死，一著無多，只要當頭截斷，不被人瞞、不被己瞞，不被理瞞、不被事瞞，不被凡瞞、不被聖瞞，不被佛瞞、不被眾生瞞，不被古往今來無明煩惱、貪嗔癡慢、苦樂冤親等瞞。若遇古往今來無明煩惱、貪嗔癡慢、苦樂冤親等也截斷，佛也截斷、眾生也截斷，凡也截斷、聖也截斷，理也截斷、事也截斷，人也截斷、己也截斷。古德云：『毫釐繫念，三途業因。瞥爾情生，萬劫羈鎖。』聖名凡號，盡是虛聲。殊相劣形，皆為幻色。汝欲求之，得無累乎？及其厭之，又成大患。不見嚴陽尊者問趙州：『一物不將來時如何？』州云：『放下著。』者云：『一物不將來，放下箇甚麼？』州云：『放不下，擔取去。』今之參禪人，只是不肯於一物不將來處脫然放下。若肯放下，淨灑灑沒可把，如天普蓋，如地普擎，如月普照，如空普納，茶裡飯裡，覺來睡去，己還是己、人還是人，理還是理、事還是事，凡還是凡、聖還是聖，佛還是佛、眾生還是眾生，古往今來無明煩惱、貪嗔癡慢、苦樂冤親，還是古往今來無明煩惱、貪嗔癡慢、苦樂冤親，不曾減一分毫、不曾增一分毫，不曾同一分毫、不曾異一分毫。故經云：『是法平等，無有高下。』又云：『一切賢聖，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既云平等，又差別箇甚麼？既有差別，又如何平等？平等差別，若揀辨得出，除非到方丈裡來，猶較些子。」一僧問：「如何是當頭截斷一句？」師歸方丈。

普說。「三五年以前城市聚落，三五年以後泉石村居，泉石村居靜悄悄，城市聚落鬧浩浩，鬧浩浩底有時靜悄悄，靜悄悄底有時鬧浩浩，靜鬧兩頭總不是參學邊事。若是真正參學人，發心真實，立志真實，行腳真實，遇人真實，參究真實，證悟真實，乃至出世為人無不真實。若稍不真實，則欲速見小，進銳退速之魔乘間而入，便生伎倆云：『今日也如是行、如是坐，明日也如是行、如是坐，乃至年年月月也如是行、如是坐，覺沒些交涉，沒些巴鼻。』一有是見，豈是法器擔荷佛祖命脈者哉？所以六祖有五分之香，原非象藏雀卵、沉檀速麝說話，是欲諸人向自己分中打點，若身、若口、若意，如水之清、玉之潔，秋毫無犯，是名得戒香；二六時中，行住

坐臥，順逆不關，毀譽不動，若須彌山，是名得定香；一切現前，無不明了，胡來現胡，漢來現漢，既不執礙，又不影留，若明鏡當臺，是名得慧香；若身、若心，不取一法，如太虛空，雖不著諸物，不妨諸物於中往來，是名得解脫香；提起即有，放下即無，如籩豆與瑚璉傳書，舜若同罔象鬥額，木人花鳥開筵，是名得解脫知見香。須知這五分香縱人人具足，然修證則不無，染污即不得也。汝等諸人未證據者直下辨取，已證據者直下辨取。」復指供燭云：「如來光明藏，歷歷宇宙間，我今頻指示，不可以言宣。」

小參

舉：「大鑑和尚云：『說通及心通，如日處虛空，惟傳見性法，出世破邪宗。』邪宗且置，以何為見性法耶？」良久，云：「白雲盡處是青山，行人更在青山外。」

小參。「若向有句啟問，一切語言是有漏；若向無句啟問，所有寂靜是二乘；若向智上啟問，賊馬何曾趁得賊？若向性上啟問，騎牛卻笑覓牛人。山僧不欲汝等問有、問無、問智、問性，除是四種，不妨問來。若或未然，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閉口過殘年。」

小參。「寶蓋山層層疊疊，黑潭水曲曲灣灣，風輕雲澹，寺古僧閒，聽不盡松聲鳥語，睹無窮柳岸溪煙。萬法本閒而人自鬧，鬧者任鬧，我本晏然。晏然底，狗走抖擻口；任鬧底，猴愁氈[毯- 炎 +叟]頭。若一向目視雲漢，學者望崖；更若土面灰頭，山僧失利。談玄說妙，節外生枝，如何若何，更增疑惑。所以，釋迦掩室於摩竭，淨名杜口於毘耶，須菩提唱無說以顯道，釋梵絕聽而雨花。到這裡，一任冬去春來，那管年窮歲盡？委悉麼？不是閒人閒不得，閒人不是等閒人。」

解制，小參。「遠亦是，近亦是，結制解制，先佛儀式。是日制圓，別諸兄弟，緣化省親，東去西去，南去北去，只因潘閬倒騎驢，千古萬古空相憶。」

小參。舉：「古人云：『一點寰中照極微。』大眾！看是那一點聱？智無功處卻存知。這知字，存還是？不存還是？緣思淨盡無餘事，未得十成安穩；半夜星河斗柄垂，正好放身捨命。恁麼批判，且道：是激揚先德？是埋沒古人？若是激揚，不合恁麼道；若是埋沒，爭肯恁麼道？」良久，云：「明眼難瞞。」

示眾

「禪雖不滯因果，參禪人要知因識果。若是真為生死底，自然二六時中有箇覺照，看出家為何事？將何報？國王水土，師親深恩，檀信脂膏，行人血汗，究竟自己超脫祖宗。一有此心，決定肚子潔白，體態慈悲，立志行事真實，遇著箇知識，就是他下種子田地，傾心破膽，於座下功圓行滿，得箇好結果去。須知此段田地，種苦得苦、種甜得甜，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如影隨形、似聲傳響。云何有等昧卻此因，恥受師承煆煉，喫了叢林底飯，專去冊子上搜求、口角邊尋討，不肯向自己腳跟下得箇實在落點？即有見處，如藥汞假銀，遇火飛去，日久月深，養了一肚子貢高我慢，全不知長大由恭敬、短促由輕蔑底因果，反在此知識處說彼知識長，彼知識處說此知識短，將自己生死大事置在一邊，且不照管，一向就是販買賣底見識，甚至挑唆是非、紊亂規矩。或知識憫其習氣未化，委婉調護，以清眾心；彼不自忖度，謂知識也要將就我一著。仔細檢點將來，只成就得知識慈悲忍辱，自己種下苦因，有何勾當？今日爐韛新開，山僧不宜如是血口，幸得此中無這般人，不妨道破，使不墮此類，於大事因緣易了了也。第一不得謂山僧入泥入水，說果說因，作座主見解。」

示眾。後堂欲究曹洞宗旨。師云：「山僧居興龍時，曾有僧問：『如何是正中偏？』答云：『鷺鷥恒伴老鴉飛。』『如何是偏中正？』『巢蓮烏龜覷水月。』『如何是正中來？』『匝地紅輪現，十方無寸土。』『如何是兼中至？』『九月桃花紅似火，三春桂萼色如金。』『如何是兼中到？』『日午打三更。』『如何是君？』『恭已無為化，坐致太平春。』『如何是臣？』『一掃狼煙空索索，端的輸他塞外才。』『如何是君向臣？』『不為飛熊呈彩垂，直鉤早已契宸衷。』『如何是臣奉君？』『赤膽忠肝良輔弼，清名無處不流芳。』『如何是君臣道合？』『賓主迭為咸有慶，如天好生樂唐虞。』『如何是誕生王子？』『金盤纔捧足，寶馬自飛來。』『如何是朝生王子？』『男兒無志昂藏老，誰不鳴珂遊帝鄉？』『如何是末生王子？』『龍在淵時全體現，未容眨眼動香車。』『如何是化生王子？』『猛虎步地視耽耽，不犯當頭那回互。』『如何是內生王子？』『尊貴自然無縫罅，四方八面不通風。』恁麼答話，大似打缽安柄、畫蛇添足。雖然如是，若要做箇過量人，腳頭腳底乾暴暴、濕淋淋，一毫艱險也推不得，必以臨濟當庭逕、曹洞定基本、溈仰金針玉線、雲門豁達春風、法眼明星朗月，誠能融通得諸大老用處，自覺頭頭顯、事事明，到這田地更有大法要透。且道大法作麼生透？不妨頌出。大法從來險，處處帶淆訛，碎說曲還直，團來少是多？少是多，絕情思，一鼾天地老，數

步水雲齊。有時雞作馬，有時犬為驢，一拳一掌一面血，眉毛卓豎眼麻迷。參！」
示眾。「小盡二十九，大盡三十日，山中無甲子，報道是除夕。不是水盡山窮，卻也推車拄壁，急須掉轉腳跟，依舊龜哥眼赤。咄！」
示眾。「慶忠門下，一人通身是眼，看不見；一人通身是耳，聽不著；一人頭頂天、腳踏地，形影不得全。且道誰是其人？若指得出，許你具超方眼。」
示眾。「露柱揚眉笑不徹，燈籠開眼淚潸潸。笑底是彌勒肚子大，淚底是釋迦口門寬。更太息，那黑面老兒平白地晝夜受熬煎。正當恁麼時，被慶忠長老驀鼻扭著，問他何名何姓，急忙道箇：不看經、不念佛、不打坐、不參禪，看是甚麼人行履。」
示眾。「慶忠朔望前一日考功，汝諸人須通身放下。若放不下，其功未圓。朔望後一日羯磨，汝諸人須盡情發露。若少覆藏，其罪更大。正當朔望日，石輥解吹笙。復請問靈籤，筒中有三七，倘喚作上堂入室，洞口桃花也解笑人。」
佛涅槃，示眾。「雙煙起處虛空殞，輪象轉時大地悲，曠劫前來流下淚，至今日炙與風吹。」
端陽，示眾。「屈原昔日全沒帳，汨水無端成蕩漾，惹得人心逐境狂，龍舟鼉鼓競爭障。徜徉何似衲僧意？衲僧眼裡有天地，無邊綠水刺秧針，無限清風楹線繫。荷傘知熱蓋先張，艾虎無心門裡覷，斯時有貫觀音錢，一咬一嚼五三四。禪和子，須仔細，過未現在無可據，窮諸玄辯周金剛，到此吞聲還飲氣。」
示眾。「二四八月天，晝夜都一般，忙者忙如箭，閒者閒似山，閒忙都不涉，畢竟是何年？」良久，云：「休用蠡測海，莫以管窺天。」
小除，示眾。「文殊洗青，普賢賣白。釋迦心慳，彌勒口闊。唯有慶忠沒情，勾引三百五百，齊來過這小年，都盧無法可說。索鹽奉馬妙機先，箇中唯許仙陀客。」
示眾。「佛生四月八，此日不說法。來時道無口，一抬又一捺。此四句，一句奉釋迦老子，一句酬東明大師，一句與現前法眾，一句留山僧自己。還檢點得出也無？〇〇〇〇，分得分明太忒煞，分明分得忒煞人。」
示眾。「天花滿岫白，地火一爐紅，云是迎新景，卻有送寒風。到這裡，新也不得、舊也不得，終也不得、始也不得，春也不得、冬也不得，冷也不得、熱也不得。畢竟如何？諑，忘卻了也。」
示眾。「結冬九十日，畢竟無巴鼻，解卻又如何？特地演伽陀。去不去，住不住，貓兒狗子恒獨步，亦非解弄舌鎗，卻也雄張露布，

四方八面沒遮欄，到此回互不回互？回而更相涉，不爾依位住。住後事，作麼生？飽炊無米飯，長歌懷采薇。」
示眾。「三教門下不許鑽龜打瓦，一味本分草料，肚飽學人有與伊喫，肚饑學人無與伊喫，十數年前口邊即得，十數年後口邊不得，一向釘樁搖櫓，又是當面錯過。」
示眾。「家家秤錘都是鐵，東邊燒火西邊熱，切莫去參佛祖禪，致令眼中重添屑。」
開爐，示眾。「平地掘深坑，硬處好取土，方圓無矩規，烹煉佛與祖。霙花帶葉燒，野菜連根煮，來參太平禪，休論甘與苦。」

法語

佛法豈用商量，商量千里萬里。但觀行住坐臥，不是聲色言語。既觀行住坐臥，因甚不是聲色言語？參！
法語。縉蠻黃鳥，話得恰好，分明聽著。門外之遶，長三丈闊八尺。么二三四五六，七不成八不就。波羅揭諦薩婆訶。
法語。久雨不晴，農夫高亢，祝融山上銀浪飛，東海鯉魚頻增障。來徐徐，去蕩漾，一曲漁歌少人唱。

鞭策語

今之學道人，多鮮克有成者，病在好逸惡勞，重服飾，喜美食，續人我，勤雜論。究其實，總為不明因果、不體智行、不切生死所致。吾恐虛消虛受，不為無益，而反有損矣。悲夫！
今之叢林，古之叢林；今之大眾，古之大眾。今之所以不如古者，學行公私之間而已。古則學人而能行，今則行人而不學；古則公人而忘己，今則私己而存人。若廚下有溈山，碓房求盧行，磨室見演祖，廁架逢大慧，必恥而不為也，安望其如古哉？
參禪人無真實久遠之功，每每向文字語言上尋討，縱有見處，似之也。遇境逢緣，自是不得他力。殊不知這文字之學，是醍醐？是毒藥？若於此中求禪，猶舍堅實而取糠秕也。所以古來聰明伶俐而得禪者，百中一二；愚魯恒實而得禪者，十常八九。是知有學之不如無學也，明矣。
為僧有聰明伶俐而親道學者，貪生怕死而慕長生者。長生道學，禪之緒餘也。道學無禪必腐，長生無禪必促。夫火候既到，漸見停止而色足矣，將來營用施為，無不快心稱意。學者煅煉身心，亦復如是。

參禪若有見處，務積功行以培之。此事如火裡精金，愈鑠愈光；石中美玉，愈磨愈瑩。若得少自足，枉費前功。縱有光瑩之質，決不能成美器而濟急時。
學者重道德如重金玉，遠貪欲如遠蛇蝎。蛇蝎之害，止是一身；貪欲之苦，千生百劫。金玉之富，稱快暫時；道德之美，貽傳永世。
參禪學道，貴在甘清苦，樂證修。有擔荷，徒清苦，無證修，失之僻；徒證修，無擔荷，失之餒；徒擔荷，無清苦、證修，失之躁。數者備，學斯見矣。至於淨戒為禪之基，正定是禪之本，妙慧乃禪之用，三學全道在茲乎？
菩薩畏順境，不畏逆境。逆境來時，只消箇忍字，成就如許事業；若是順境，坐坦途，一無所成。今之學人往往向逆境中打不過者，總是為生死心不切故也。與菩薩尚隔霄壤，即有超佛越祖之談，誰其信之？
有等謂禪乃大根器人纔參得，我輩不如老實念些佛、看些經、持些咒、行些行，倘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恒如是念、如是行，是心亦可參禪矣。只恐因循苟且，如無柁之舟，洪波白浪臨頭，看爾作麼把捉？
加功損悟，腫不益肥。頓悟漸修，日劫相倍。若肯向這無漏業中下箇種子，豈但不失人身，他生異世，轉得頭來，自然處處占些便宜。
參禪要盡偷心，方有相應處。有等名字學者，明知此事是絕頂關頭，亦知自己未曾踏到，只是我慢架子高豎起，不肯屈折於明眼人抉擇，彼又烏知退者進之階，虛者實之本，謙者益之源乎？
學者我病有四：如自己行不去，又勸人莫行，此是借人遮己之我也；自己身心不端正，慣求學道人瑕疵，此是障善隱惡之我也；有等纔聞明眼知識住世，或便呈一偈、上一書，覿面問幾句話，其實自家黑漫漫底，遂到處誇斤賣兩，此我在求名也；有等根信儘好，行履儘端，但得一知半解，便去閒靜處躲著身，不樂遇人，此我在自足也。嗚呼！稱讚是白業，讚毀是黑業；成美為大人，成惡為小人。黑白美惡之際，苦樂大小繫焉。不蹈此四轍，便是好手。
參禪要得箇不自欺底肚腸，行得一步，方動那一步；見得一步，方說那一步。倘一向虛空擲骰子，又是掩耳偷鈴。
學者不得一概倣傚知識行徑。知識處世，有順逆之權。若順而傚之，有進有益；逆而傚之，非墮則魔矣。
參禪若得見到履實，當思報恩。報恩一法，秖宜潛牙伏爪，修翼養鱗，以俟風雷雲霧。若六種稍有未就，唯是反諸己，不可求諸人。師勘弟子甚易，弟子勘師甚難。學者先要具雙擇法眼。象季時代，多有魔屬混於禪教中，破毀正法。假如縱口談禪，隨心說教，若戒

行有虧，悉非祖佛真種子矣。
學者以為己之心為人，何事不辦。以愛慾之心愛道，何道不成。世之愚人者甚多，財色為最。道之益人者亦盛，見性為良。學者先淨其愚，然後可以獲益。
做工夫不得畏首畏尾，思前算後。若肯和身放下，剋期定日，可以成功。
學者做工夫，有死了活不得，有活了死不得。死而若活，猶有用處；活而不死，全沒交涉矣。
參禪要斷命根，命根卻有三種。斷得前一種，能明心見性。斷得後二種，能坐脫立亡。倘見性明心，自可分身揚化。徒立亡坐脫，未免塗路之苦、陰隔之昏。三種俱斷，永證道果。
做工夫若有少得，須要檢點自己斷得底是那幾件習氣心行，與古德何如。切忌鹵莽造次，大口頻開，取笑識者。
做工夫若有一知半解，須在眾中煆煉，眾中能成就行力，增長識見，銷磨惰逸。若一向恥居學地，圖自便自安，久之徇情縱意，不足觀也。
參禪要斷習氣，斷得一分有一分受用，斷得十分有十分受用。如不能斷習氣而求禪，是猶適燕而南行，蒸沙欲作飯，豈可得乎？
學者做工夫，須行上正路，莫緩莫急，步步從實處踏去，不歇不休，自有到家時節。若只向口角邊、言句上，徒捷徒快，縱然見得境緣到來，十人有九箇不能作主，反失信起謗，成魔外種。
參禪要深信有箇悟門，然這悟處唯當人自知，有口向人說不得，明眼人前藏不得。有等做工夫，蒲團未熱，忽爾被昏沉，將妄想裹著渾沌一下，醒來便道見某菩薩、某佛、某光，乃至種種境界以為得悟，不知純是妄識緣引。若悟道必如是，臨濟棒下得悟，高亭隔江招手得悟，湛堂聞鄰人讀出師表得悟，又見箇甚麼來？久而不返，群邪易入矣。
參禪做工夫中，有喜魔、怒魔、毀犯魔、訕謗魔、增勝魔、卑劣魔、偷安魔、自足魔、好談說魔，乃至悲泣歌舞、水邊林下、山石巖前，自由自得，不樂見人，種種不覺不知，悉是魔著。須是心如太虛，不令如上魔事插腳，唯明明歷歷提起本參話頭，工夫自得力也。
有等參禪，執於妄想頓歇，清淨本然，了無一物，名之曰悟。又引六祖「本來無一物」之語以證之，遂置心在無事甲裡，不起疑情，不求進步，此何異落空外道，無想天人？殊不知清淨無形，乃教乘極則，非拈花別傳之旨。復引祖師之言相證者，是只知清淨無形，而不識本然本來也。

學者不得以教語便當宗乘。須知這一大藏經，只是要人還家路引，六度萬行，乃途間資糧。至若到家受用，即三世諸佛，亦難說出。倘以教為宗，是將鈬石作黃金也。
參禪悟門有三種：信悟、解悟、證悟。信解乃途路之樂，證悟則到長安矣。
參禪乃無漏正因。一念發心，已勝多聞。一息得定，已超漏劫。況復見到說到、用到證到者乎。然雖如是，切不可未得言得、未證言證。譬如貧人，妄號帝王，自取誅戮之慘。
參禪人要箇潔淨器皿，勿令雜毒入內。若是打頭不遇端師，把邪言邪語蘊在胸中，縱逢真師，執而未化，反生疑不信，佛亦難救矣。
參禪如行遠路，無論舉步急緩，只是不可問歇。若一向畏途之遠，止而不行，何日是到家日子？
學者居稠人廣眾之中，務令息事，勿令造事。事息則智慧生，煩惱滅；事造則福緣消，無明長。無明長而人我競持，智慧生而道德弘著。至於參隨知識，有緣則住，無緣則去，去而無怨，住而有禮，斯為古今儀範。
垂手為人，或順或逆，皆為方便；一揚一抑，總屬提攜。遇之者不以機心測度，一概同觀，智種靈苗，方獲殊勝。

茶話

豎指，云：「巍巍山嶽。」打〇相，云：「皓皓明月。」良久，云：「寂寂虛空。」喝一喝，云：「恒恒大覺。任是有名有相，怎似無言無說？設若有說，也是將錯就錯。作麼生是錯？茶來喫茶，飯來喫飯。」
茶話。舉手云：「三世諸佛覿不見，還見麼？設或見，不可喚作眼。」彈指云：「歷代祖師聞不著，還聞麼？設或聞，不可喚作耳。既不喚作耳，又不喚作眼，畢竟喚作甚麼？昨日南賓依然城市，今朝三教宛是山林，山林城市不別，賓主之句歷然。賓即是主，主還同賓，全賓全主，全主全賓，賓主兩忘，作麼生道？久立，謝茶。」
鐵壁機禪師語錄卷中

慶忠鐵壁機禪師語錄卷下

嗣法門人燈來編

機緣

問鐵書記：「大地是箇紅爐，書記向那裡安置？」記云：「桐柏山與龍屋撕結。」師云：「嗄！」
師問雙松：「昔日潤侍者，如何是侍者事？」松云：「與和尚過杯茶來。」師云：「今朝松西堂，如何是西堂事？」松云：「大眾不得亂語。」師云：「著。」
師令二僧參趙州勘婆公案，二僧下語皆同。師云：「一得一失。」
師問：「喻如侍者，今首眾底有語驗人麼？」者云：「說似一物即不中。」師云：「恁麼則六祖不如你。」者作掌勢，師朗聲云：「六祖！」者云：「作麼？」師與號曰「佛喜」。
眉山拈香辭師，師歸方丈，眉隨後作禮，師云：「嘴尖先出頭。」眉云：「退己讓人，萬中無一。」師呵呵大笑。
師入堂，直日送香板與師，師接得便打。眉山云：「不得紊亂堂規。」師云：「老僧罪過。」
師入堂，見僧跏趺，師云：「好座塔！」維那云：「應當恭敬。」師向前問訊。一僧立，師云：「好根木！」那云：「他是佛。」師云：「喚爾作佛得麼？」僧不對，師云：「維那失利。」
一僧臥次，見師驀起，師云：「做賊人心虛。」
敏沙彌誦經次，師云：「眼中常見如是經典，只這便是？謂復別有？」敏云：「和尚只須恁麼會。」師云：「離卻紙墨道將來。」敏云：「東邊風也不多。」師云：「這小師。」問善沙彌：「佛頭上因甚有人腳？」善云：「恭賀和尚。」師云：「何謂讋？」善云：「毘盧頂上行。」師云：「誰證據？」善指佛字，師按塗字，善低首。師云：「這小師。」
岫巖上座令僧持書至，師接得擲地。僧回舉似岫，岫來作禮。
寶善每禮師以宰官服，師云：「何不以居士身見我？」善與師索衣，師云：「付囑有在。」
師聞三目和尚歸寂，封烏木箸子一雙，後至骨身前，舉起云：「嗚呼！快事。尚饗。」
師問明行者：「甚處來？」者云：「鄉村來。」師豎起拳云：「還有這箇麼？」者云：「有。」師云：「因甚道有？」者云：「恰。」者又問：「和尚這裡還有這箇麼？」師云：「無。」者云：「因甚道無？」師云：「恰。」

師到牛山，云：「山在這裡，牛在甚麼處？」自代云：「吽！吽！」

問答

師同僧行次，話及玄要宗旨，忽聞倒物作聲，僧云：「是甚麼？」師云：「三玄三要。」
僧問：「觀音、文殊、普賢三門意旨如何？」師指香云：「這是那一門？」
僧問：「如何是聞聲悟道，見色明心？」師云：「好。」
僧問：「世尊睹明星悟道，且道悟箇甚麼？」師云：「錯。」「四十九年說箇甚麼？」師云：「錯。」「末後拈花，拈箇甚麼？」師云：「錯。」「迦葉微笑，笑箇甚麼？」師云：「錯！錯！」
僧問：「結制三旬今已滿，望慈悲開示。」師以箸子橫榼上。
古秤叟居士訪師，見勤舊持金剛子，問云：「金剛與木柈孰是？」師云：「總不是。」叟云：「恁麼不消持得。」師舉手作輪珠勢。
僧問：「趙州『佛之一字，吾不喜聞』，是何意旨？」師云：「趙州二字，吾不喜聞。」
僧問：「如何是無漏業？」師云：「前不搆村，後不貼店。」
馬宣慰峭巖居士見師，云：「弟子會得無相觀音。」師云：「在甚麼處？」士豎指，師云：「卻有相了。」又云：「弟子最愛玄理。」師云：「何不走正路？」士云：「從來不行偏路。」師云：「適纔從那一門來？」士云：「東門。」師云：「又道不行偏路。」
僧問：「孤峰獨宿時如何？」師云：「野豬馬鹿。」
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云：「人遠話近。」
僧問：「達磨面壁，意旨如何？」師云：「他是異鄉人。」
般若問：「九重鐵鼓如何一箭穿得？」師云：「鼓聾？」若作呈勢，師云：「穿也，穿也。」
僧問：「如何是玄旨？」師云：「葫蘆，葫蘆。」
僧問：「如何是正法眼？」師云：「烏龜開夜市。」
僧問：「生死到來時如何？」師云：「昨日晴，今日雨。」

頌古

七佛

一二三四五六七，佛多佛少佛無心，多少無心云是佛，趙州猶自不喜聞。

世尊拈花

不為東風展笑顏，機含此日露天斑。靈雲豈是花驚眼，只喜枝頭帶月圓。

女子出定

文殊罔明釋迦，三人眼裡生花。女子何曾在定，一堂鬧亂如麻。

世尊良久

山中何所有，嶺上多白雲。秖可自娛悅，不堪持贈君。

文殊佛見、法見

佛見法見，磨磐空裡轉二重，鐵圍平地起孤堆，穿衣喫飯非他事，運水搬柴我自為。喝一喝。

離四句、絕百非

問話打和，招韓歸漢。東廊鋪單，西廊喫飯。馬師父子，是白拈漢。

再參馬祖

揚聲止響，掩耳偷鈴。只知盡法，那管無民 。耳聾也猿嘯和腸斷，舌吐兮鵑啼帶血鳴。

無位真人

天王惡發，哩哩囉囉，知恩者少，負恩者多。覷覷覷，休休休，手把琵琶半遮面，不令人見轉風流。

十智同真

十指分明是五雙，拳頭巴掌不成行。倦來恰好鼾鼾睡，萬事無經一夢長。

無夢無想主人公

無夢無想主何處，箇中消息無爾為，翻身那管被單破，普天匝地一聲雷。

曹山四禁

天不覆，地不載。滅佛祖，空世界。狸奴白牯，烏龜螃蟹。

仰鑽瞻忽

橫看成嶺豎成峰，遠近觀山山不同，不得廬山真面目，秖緣身在此山中。

九十六種圓相

一箇圓時箇箇圓，糊餅饅頭總一般，一種多種商量也，有甚南陽與仰山。

小塘提起袈裟

料掉沒交涉，提起袈裟角。莆田百戲迎，大家都是錯。錯，錯，五花六綠用不著。

曹源一滴水

借婆帔子拜婆年，相逢喜起斷金蘭。布得春風滿天下，都盧不費些子錢。

佛事

為聚雲老和尚秉炬

以火炬向上，云：「此是老人住世。」以火炬四面繞，云：「此是老人垂手。」以火炬向下，云：「此是老人圓寂。今日不肖 兒郎一齊燒卻，且道如何報恩？」良久，云：「蒼天！蒼天！」

應九

「一三如三，二三如六，三三如九，此老人語。一二如三，二四如六，三六如九，此某甲語。某甲語，兩句玄，一句要。老人語，一句要，兩句玄。茲當應九之辰，權作供養。」喝一喝。

百期

師於真前立定，朗聲云：「和尚！」自答云：「作麼？作麼？」復云：「這百期向甚麼處去來？」自答云：「甚麼處去來？」又云：「恭賀清安萬福。」自答云：「也不消得。」遂拈香作禮。

入塔

「兩手擘碎虛空，山龍水龍齊至。昨日有人從峨眉來，今朝卻向五臺去。來亦任來，去亦任去，唯有兒孫最伶俐。且道擘碎虛空，何人補得？」捧靈骨入塔，云：「還請先師證盟。」

禮酆陵聚雲老人舍利塔

「山不常青，水不常綠，中有不變黃金骨。顯發聚雲，光昭是處，鐵壁兒郎親拜掃。不用哀號，不用痛哭，惟含一點不白冤，通身有口難分訴。吾師慈悲，伏惟圓鑒。」

聚雲老人三周

「一去十八甲子，晴空白晝說鬼。且喜今日重來，撤下真前牌紙。大眾知麼？平山孝滿。」

為聚雲老人掃塔

「三角驢子頭戴角，龜哥日午吞皓月。無毛雞子滿空飛，大蟲咬著蟭螟腳。」

為聚雲老人設忌

「二十年前，冤家路窄，徹骨徹髓，難言難說。昔時聚雲，今朝慶忠，宛同一日。茲值熒蠻子放身捨命之期，雖則粗香一瓣，檢點將來，也是淚出痛腸。」

為灼然法兄掃塔

「一直如弦，一清如水。破衲單瓢，終身行履。遺下這些虫豸，惹得為弟底儘力扶起。作麼生是扶起底道理？好將悲願度群生，莫向深山枯寂裡。」

為寶光知庫舉火

「知庫寶光，專持金剛，為眾不輟，臨去吉祥。」良久，攛下火炬，云：「南無大行普賢菩薩。」

為別峰上座舉火

「昔時老僧夢撐逆舟渡汝而來，汝今定時立刻辭老僧而去，吾不負汝，汝豈負吾？還見麼？」攛下火炬。

詩偈

偶拈

鶴立松梢月，魚行水底天。風光都占盡，不費半文錢。

山居

枯樹雲充葉，凋梅雪作花。鄉關何處是，心定即為家。

石雲菴

雲石森森雲室開，石雲結就巧磐臺。眼中自覺低城市，不負頻登有約來。

住青山頂

世亂無容一衲栖，優游信步入深蹊。紅塵不到青山上，朝暮唯聞野鳥啼。

訪隱者

尋幽漫入野人家，草徑羊腸路轉賒。一曲薇歌聽不盡，夕陽照處有林花。

苦雨

野鳥有情舒翼少，山花無語點頭多。閒居沒事頻瞻望，厭看溪雲水一河。

寄石樓上座

浯江別去許多年，今得聞於竺意禪。空谷石樓皆任汝，好將正眼續吾傳。

囑眉山首座

一聞鐘響便歸來，信是渠儂有意哉，唱和不妨隨扣擊，聲聲嘹喨震九垓。

囑衡山首座

清清澹澹吉祥處，懶懶疏疏無賓主。學得一生閑快活，坐在孤峰笑佛祖。

囑三空監院

口毒眼空不值錢，襤褸破衲惹疑嫌，誰知一顆明珠在，價重人天沒大千。

囑三山首座

全身放下隱山隈，頭角纔成喜兩開。展轉由吾相分付，雷轟電掣出潛來。

囑喬松侍者

衣缽巾瓶不憚勞，一身挺特見清操。歲寒不改平生節，白日青天萬億喬。

囑汾陽後堂

問話答不來，汾陽一笨漢。隨老僧十年，得見娘生面。行住坐臥任蹉跎，十二時中頻顯現。不是冤家不是兒，祖業田園分一半。

囑般若上座

鐵鼓曾將覿面呈，多年寂寂罕知音。而今喜得和光箭，直透當陽不露聲。

囑慈祥上座

千里來問吾，拍掌呵呵笑。的的聚雲宗，灼灼玄與要。巴山路遙遙，巴水波浩浩。一回歸去來，須解罵吾好。

囑天長禪人專修淨業

根苗奇異迥非同，不屬西兮不屬東，節侯到時馨自若，佛生一體有無中。

示照明行者

高高山頂一束柴，手攀肩荷任徘徊。灰飛煙滅休云冷，還許開爐待雪來。

示祇園禪人

大事因緣路已正，在在處處明功行。時節到來理自彰，領眾匡徒弘祖印。

示慈修禪人

化緣纔罷又知賓，驢事不臨馬事臨。有口分明無說處，緡蠻黃鳥是梭音。

示龍墨禪人

漆桶不快渾身烏，看是龍象嘴盧都。一得水時增意氣，興波作浪也之乎。

示維監院初度

不說無生不有生，四維上下絕疏親。水源木本齊超脫，只在當人一念真。

囑應真知客

處處說法寫吾真，問著低頭三不應，撫背為汝安執事，迎來送去莫疏親。

示可中居士

無聲無臭立真機，可中石火電光遲。十聖三賢齊掩耳，冬瓜瓠子解吟詩。

囑辰恒禪人

相逢舉起一杯茶，剖腹剜心說向他。就中識得賓主句，不勞彈指到吾家。

寄別峰上座

別卻詩書掛卻冠，芒鞋篛笠入深山。多年不見通消息，幾令吾儕憶懶菴。

示拄杖禪人

朽朽柺柺在深林，信手斫來伴老僧，不獨扶橋歸皓月，棒他衲子悟無生。

囑桂輪侍者

阿難昔日侍瞿曇，迦葉門前倒插竿，本誓不違肝膽在，三三兩兩度人寰。

示雲石維那

白雲影裡怪石，卻也頂天立地。法筵龍象當觀，一椎打得端的。

囑野雲闍黎

棒喝施呈顯大機，赤肩荷來無餘事。因緣節侯有時彰，裕後光前輝祖室。

示少峨書記

筆尖圖岫圖島，嶂疊層巒不老。萬象中間獨露，何妨八面之遶。

囑童真書狀

十三名善偈，於今是幾年。珍重晴空日，吾宗賴爾傳。

囑弗也監寺

寶聖叢中獅子兒，十年院裡步全威，而今奮迅幾無畏，吼向人天自有時。

竺峰侍者獻除夕橘燈囑偈

無根樹上九燈傳，果繫橘金枝葉鮮，稍稍借力油燈火，照開新舊樂人天。

囑一喝王居士

亭謝雪消，作麼作麼。咄哉一喝，無我無他。泥裡水裡，清香自若。他時異日，是好大哥。阿呵呵，嚼碎虛空休說破。諦信斯言，名曰擔荷。

囑惺世妙德禪人

溈山會裡名鐵磨，輪到末山不露頂，而今驀直聚雲宗，的的歷歷妙明惺。

弔達本靜主坐脫

元來達本不曾生，坐脫于今是假名。露濕寒梅愁淚眼，情傷為惜隔年人。

囑一指侍者

自幼曾將一指陳，四威儀句雅驚群。他時莫負老僧望，也要從頭舉似人。

囑體如靜主

隱隱潛潛獨爪龍，喜隨山峽透圓通。而今安養慶忠缽，雷雨風雲不見蹤。

囑天峰上座

一聲霹靂徹雲間，擊碎髑髏心膽寒，大好轉身雄一步，拳頭巴掌盡掀翻。

囑惺徹維那住東明

法戰由來勝克賓，罰錢出院事誰論？徐徐湧起東明日，照惺娑婆徹古今。

囑三一禪人

三教座前曾觸忤，直至而今切齒牙。虛空有盡冤無盡，願君迴出聖凡家。

代囑覺樹禪人

〇、一二三。三二一，三玄同，三要畢，聚雲宗，只這是，今當付囑於汝，未可忘卻我，三目師弟聽吾偈。祖庭秋晚要人扶，竭力承當是丈夫，濟世若能超藥上，頂門鍼灸自然殊。

囑玉溪禪人

早晚曾將一喝呈，未明一喝可憐生。若能深透喝中旨，方是出頭上上人。

別郡侯劉公

相逢不相識，未可說深知，為有護念心，依依二載餘。重來今卜別，再會此時期，唯喜治平月，年年映柳谿。

別爵臺養元譚公

滄桑世局幾會催，事主勤王正可為；唯有一瓢情不更，四時掬水當啣盃。

辭世遺偈

儘力難說出，驢年想不來。信口道箇偈，非是強安排。豐干子，觀自在，歸去來。吽吽，只當打箇瞌睡。

復沈赤肩居士

三十年輕舟浪漫，撒網垂綸，無非欲求稱意，而今鉤竿倦晚，憩息治平，佛法道妙不留胸中，一橛五宗已曾忘卻，閑來玩水觀山，懶去勤眠熟覺，種瓜培蔬，喫飯穿衣，鐵老漢之情形近狀大都若此，外是更何長哉？忽閱來翰，獎譽懷慚，學佛豎儒，行言質直，投機印可，拈舉辯勘，在吾徒三山手快舌輕，而居士克齋肩赤膽大，兩

硬同時，冤冤頭撞，深入骨髓，至云不敢混足顯奕之流傳，寧可赤肩孤危之真脈？然逆水之柁，人苦其難，順流之舟，多樂其易，居士不承其易而荷其難，且曰悟不由渠，心難自昧。是誠信不欺，直心道場，入道之有張本也。與老僧之心志一般，與先聚雲之心志亦一般，是我輩中人，夫復何說？如是如是，居士自肯承當，船來陸來，拄杖子未必放過。呵呵。

慶忠鐵老和尚塔銘

文林郎知新寧縣事嗣法孫沈廷勣性宗熏沐稽首拜撰

蓋聞挹巨浸之波者，無以測其淺深；仰蒼穹之峻者，不能窺其遠近。是以妙門關鍵，闢者實難；覺苑淵深，遊者未易。況乎智周十地，行圓四等，法雨旦聚，則浸灌被乎群萌；慧日揚輝，則光明耀乎末後。道超百億，化起大千，至矣哉！其慈悲攝誘之方，神通影現之力，殆莫可得而名言者哉！我慶忠師翁鐵和尚者，諱慧機，大慧十五世孫，蜀北營山羅氏子也。生於名閥，世膺三組之榮；人盡貴遊，代傳一經之盛。翁少而徇齊，長有殊相。十行一目，工羔雁於髫齡；七滿八平，現龍鱗於掌上。人咸擬之木天一鳳，翁固拒夫玉潤乘鸞。夭桃濃李付春風，類西禪鼎之妙年辭偶；木食草衣耽巖穴，同釋迦文之十九踰城。感苦器之易凋，悵危途之難久。掩關一室，諸苦備嘗；默坐垂簾，神光每見。迨抵忠南，始遇吹萬大師，瓢笠相從，機緣有在。當夫錫移白下，蓬窗稿項，堅同四誓之依；比及缽返黃陵，痛劄深錐，會盡三頓之棒。用能理窮象表，思洞希微。一踢禪床，頓使百千粉碎；三聲爆竹，放出四喝機權。於時乘命秉拂，遂首僧寮。識者僉謂開死眼以日月之胸，靈古血以珊瑚之舌矣！迨聚雲遷化之後，正師翁繼席之年，以如是人坐如是座，以如是座坐如是人。始聚雲而雲來、而興龍、而平都、而吟翁，獅子之座高等於燈王；繼三教而雲集、而太平、而牛首、而寶聖，龍象之英蹴踏於丈室。全提正令，並挈五宗。卷生死關於三要三玄，勘盡法門英俊；總人境法于四料四揀，斬新特地乾坤。十坐道場，按莫邪於肘後；千僧遶錫，震塗毒於當軒。挹其孤標，聆其微旨，莫不濯之止水，銷以慧刀，故能被物如霞，偃風猶草。公侯望塵而修敬，宰官立雪以皈依。組缽生華，冠諸方而稱盛；寶坊煥彩，振雙徑以再興。翁《正錄》外，著有《藥病》、《隨宜》、《慶忠》等集，皆衛道之書，寓箴時之意。雖慈受垂童行之訓，長蘆示龜鑑之文，莫以加茲，永可法矣。至於牙籤編椪，玉管題蒲，妙文字之化工，得墨池之三昧。偶爾遊戲，曲盡精微，則又人所共寶也。翁生

於萬曆癸卯十月念二日，以康熙戊申九月念一日晨起沐浴，至午趺坐，訓勵法眾，言訖遂逝。先二日書遺偈，凡請益問答，笑談自如。嗟夫！寒雲凝而旦委，松聲凄而暮哀。生從這裡來，楊柳春臨懸綠線；死只恁麼去，梧桐秋盡落金風。遠邇贊揚，四眾悲慕。茶毘日，雙睛不壞，留眼目以照人天；五色流珠，表貞固以垂億祀。靈骨重如圭璧，鬚髮瑞現琉璃。凡在睹聞，共嘆希有。昔者雙樹涅槃，下舍利於金棺之火；六種震動，示奮迅於殑伽之河。自古罕儔，於今媲美。翁得法龍象一十八人，居士二人，三山本師其第四也。其餘孫裔等英靈輩出，莫可殫紀。越二月，本師以書請銘，謂：(勤)叨忝法系，遂以相屬。顧惟不敏，懼弗克辭。則亦籍貞玟之微文，少抒傾慕；述生平之懿範，永誌禪規云爾。

銘曰：

禪荒秋晚，　道替多岐，　有智者出，
是大導師。　導師為誰？　大慧之裔，
朝陽之孫，　吹萬之嗣。　十坐道場，
無法可說，　目演妙音，　眉歌白雪。
不影金鎚，　覿體呈露，　震激盲聾，
人天得路。　有縱有奪，　立賓立主，
峽水可飛，　峨山起舞。　敲鐘謝響，
下載彌清，　雲移虛白，　天返故青。
風吹不入，　雨普咸滋，　神足林立，
白象青獅。　徑山明月，　繼者艱微，
茲焉大振，　無能晦之。

附沈赤肩居士五家宗旨歌為師壽

五家宗旨如五指，散為大悲千手臂。一一指具五嶽形，一一嶽中生萬卉。一一卉萌千百枝，是皆吾指難思議。高人握來一掌中，五指還如一指同。諦觀此指指亦無，方是吾宗正脈通。粗禪棄之甘鹵莽，口耳泥之成虛誑。二俱可憐孰拯之，即今唯有鐵和尚。大慧源流一線傳，眼如日月明百川。日月眼，萬古懸，歌以壽之告法筵。

鐵壁機禪師語錄卷下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 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